

#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划分 及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冯娟 谭辉丽 吕绛荣 程绍文<sup>1</sup>

(1.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在对武汉市城郊 534 个乡村旅游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 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法, 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1)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发展时段, 旅游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现已在武汉市西北、西部和南部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2)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 从发展初期的休闲观光和乡村文化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休闲观光、乡村文化、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等五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速度、规模、极化趋势各异。(3) 与中心城区距离、相关政策、道路交通条件、水文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等均对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影响, 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时空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

**【关键词】:** 乡村旅游地 类型划分 时空分布特征 城郊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 (2020) 11-2384-12

在我国, 城市郊区面积超过了陆地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sup>[1]</sup>, 且绝大部分城郊属于乡村地区。近年来, 乡村旅游日益盛行, 已逐步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城市郊区由于紧邻巨大的客源市场, 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热点区域, 乡村旅游地如雨后春笋般在城郊区域不断涌现。武汉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短短的三十年时间, 乡村旅游地从开始的零星分布, 到目前几乎遍布于城郊各区, 发展速度惊人。因而, 以武汉市城郊为研究区域, 对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发展时序、空间分布状况等进行分析和研究, 对于全面了解城郊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情况, 引导城郊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同时也将为地方政府的空间决策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 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 其中, 对于乡村旅游地时空分布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布局模式探讨、空间演化特征和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等方面<sup>[2~6]</sup>。国内关于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吴必虎等研究表明 84% 的乡村旅游地集中在距其一级客源地城市中心 100km 以内的地区<sup>[7]</sup>。近年来, 对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研究逐渐增多, 主要涉及乡村旅游地的资源类型辨析, 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和空间格局的优化路径分析等<sup>[8~10]</sup>, 相关研究涵盖了全国、各区域范围内乡村旅游地和村镇乡村旅游单体<sup>[11~13]</sup>的空间分布规律。从研究方法来看, 由定性研究正逐步转向以计量数学和空间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 基于 GIS 技术的空间分析法以可视化和科学高效的分析手段, 成为目前

**作者简介:** 冯娟(1978~),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区域发展、乡村空间变化. E-mail: fj7817@mail.ccnu.edu.cn  
谭辉丽 E-mail: 1402717159@qq.c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ZH01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CNU19TS044)。

运用最广的研究方法,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支持。然而,目前对于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研究多为静态分析,对于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分析较少。

另外,对于大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地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会带来整个乡村旅游地分布的向外扩展<sup>[14]</sup>,且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集中地,城郊区域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以创建乡村向城市过渡的新模式,使得城郊出现旅游用地增加、经济就业结构多元化、乡村景观破碎化等现象<sup>[15]</sup>。学者们还对大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地的旅游形象感知、发展驱动力及农户旅游适应效果等展开了研究<sup>[16~18]</sup>,但目前鲜有针对大城市郊区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武汉市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对其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多为定性探讨和分析<sup>[19]</sup>,虽有部分研究对于武汉市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有所涉及<sup>[20]</sup>,但缺乏专门针对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

因此,本文将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主要类型划分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探寻大城市郊区各类乡村旅游地发展的主要时空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引导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1.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处于中国经济地理圈的中心位置,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武汉辖 13 个行政区,其中黄陂、蔡甸、新洲、东西湖、江夏、汉南六个行政区为远城区,属于乡村地区,占武汉市辖区总面积的 89%。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资源非常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乡村旅游,随后,在部分旅游资源富集区开发建设了一批以住宿、度假为主的乡村旅游点;近十多年来,乡村旅游发展空前火热,使武汉市城郊成为典型的乡村旅游爆发式集中发展区域。因此,以武汉市城郊作为案例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 1.2 数据来源

2019 年 1~4 月,课题组通过湖北省文化与旅游局、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和武汉市六个远城区的政府官网,以及去哪儿、携程、大众点评等大型旅游平台,在武汉市六个远城区范围内共识别出 534 个乡村旅游地,并根据乡村旅游地景区官网、电话访谈以及启信宝、武汉市工商局公众号等对 534 个乡村旅游地的开发时间、主要经营项目等信息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同时,通过 Google Earth 和百度坐标拾取器查询并获取了 534 个乡村旅游地单元的空间位置信息。



图 1 研究区域范围

### 1.3 研究方法

本文在利用 Excel 统计软件将获取的 534 个乡村旅游地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ArcGIS10.2 软件,运用最邻近指数、空间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等对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和分析。

#### (1) 最近邻指数

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通过测算地理空间中每个点要素与其最邻近点要素之间的欧氏距离,取其平均值,即该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平均最近邻距离,点要素空间分布类型有 3 种:凝聚性、随机型、均匀型<sup>[20]</sup>。用最邻近指数判定武汉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分布类型,表达式如下:

$$R = \frac{\overline{r_1}}{r_e} \quad (1)$$

$$\overline{r_1} = \frac{1}{2\sqrt{D}} = \frac{1}{2\sqrt{n/A}} \quad (2)$$

式中:R 为最邻近指数。 $\overline{r_1}$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 $D=n/A$ , 为点的密度, A 为研究区域的面积; n 为乡村旅游地数;  $r_e$  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当  $R>1$  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均匀型;当  $R=1$  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随机型;当  $R<1$  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凝聚性,且 R 值越小,则点要素凝聚程度越高<sup>[21]</sup>。

#### (2) 空间热点分析

空间热点分析是通过测算区域内点要素的 Getis-OrdGi 值 ( $Z(G_i^*)$ ) 衡量点要素的集聚程度,利用 ArcGIS 软件,通过构建泰森多边形进行区块划分,生成 Voronoi 图,并运用空间连接工具计算得到各区块乡村旅游地密度值,以该密度为标准进行热点分析<sup>[22]</sup>。采用 Jenks 自然断点法将乡村旅游地在武汉市城郊的分布划分成热点、次热点、冷点、次冷点、不显著 5 个区域,并生成热点分析图,计算公式如下:

$$G_i^*(d) = \frac{\sum_{j=1}^n W_{ij}(d) X_j}{\sum_{j=1}^n X_j} \quad (4)$$

$$Z(G_i^*) = \frac{G_i^* - E(G_i^*)}{\sqrt{\text{Var}(G_i^*)}} \quad (5)$$

式中: $X_i$ 、 $X_j$  代表 i、j 两地的乡村旅游地数量; $W_{ij}$  表示空间权重函数,若 i、j 两地相邻,则  $W_{ij}$  为 1,而 i、j 两地不相邻时,  $W_{ij}$  为 0; $E(G_i^*)$  和  $\text{Var}(G_i^*)$  分别为  $G_i^*$  的期望值和变异系数<sup>[21]</sup>。若  $Z(G_i^*)>0$ ,且值越高,表示乡村旅游地聚类程度越高,即为空间上的热点区;而  $Z(G_i^*)<0$ ,值越低,则说明乡村旅游地分布较少,即为空间上的冷点区。

### (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通常用区域中点密度的空间变化来反映点要素的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值能根据输入要素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重点反映一个核点对周边的影响强度,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sup>[23]</sup>。公式为:

$$f(x) = \frac{1}{\pi 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3)$$

式中: $f(x)$ 为核密度估计值; $k\left(\frac{x - X_i}{h}\right)$ 为核函数; $n$ 为乡村旅游地数量; $x - X_i$ 为估值 $x$ 到事件 $X_i$ 处的距离; $h > 0$ 为带宽,取值会影响到乡村旅游地核密度值空间分布的平滑程度。

## 2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主要类型

### 2.1 乡村旅游地的界定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为依托,发生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的旅游活动<sup>[24]</sup>,旅游目的地是指一定地域上,旅游资源和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专用设施及其他相关条件的有机组合,能使游客停留或活动的目的地<sup>[25]</sup>。乡村旅游地是旅游目的地的一种类型,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载体和重要依托,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应指在乡村地域空间内,将乡村旅游资源与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专用设施等有机结合,有序地开展乡村旅游活动,吸引游客停留与活动的目的地。基于此,本文对武汉市城郊范围内的各类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识别与信息收集。

### 2.2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划分

旅游地的分类一直受学术界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地进行了分类。最早的旅游地分类方法是以旅游资源属性为分类标准的二分法和三分法。随着旅游业多元化发展,学术界提出了乡村旅游的五类发展模式:“主题农园、主题博物馆、主题文化村落、企业庄园和产业庄园”<sup>[26]</sup>,黄震方等<sup>[27]</sup>还结合资源类型和休闲方式将休闲旅游资源分为4大主类和18个亚类。此后,通过借鉴休闲旅游资源和乡村旅游的分类,同时结合地域乡村旅游资源,李涛等<sup>[28]</sup>提出将乡村旅游地分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乡村文化五大类,乡村旅游资源五分法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和认可<sup>[29]</sup>。

本文依据乡村旅游资源五分法,并结合武汉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将武汉城郊乡村旅游地划分为5个大类和13个小类,其中五个大类主要包括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特色村镇类、乡村文化类。其中,休闲观光类分为历史遗迹、自然综合景区、休闲度假区、休闲农庄;农事体验类分为生态体验园、采摘园、农家乐;农业科技类分为科技产业园和休闲(家庭)农场;特色村镇类分为现代农业示范村和历史古村镇;乡村文化类分为民俗文化馆和农业文化博览园。截止2018年底,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分布类型如表1所示。

## 3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时空发展特征

### 3.1 城郊乡村旅游地增长快,出现四个较明显的发展时段

武汉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以来,乡村旅游地增长迅速,从1980s的12个乡村旅游地迅速增长为2018

年的 534 个乡村旅游地。由图 2 可知, 2000~2008 年, 乡村旅游地数量平稳增加; 从 2008 开始, 乡村旅游地增长曲线变得更为陡峭, 说明乡村旅游地增速加快, 出现爆发式增长; 而从 2016 开始, 新增旅游地数量开始减少。根据新增乡村旅游地数量变化情况, 本文将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发展划分为 4 个时期。

表 1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分类体系

| 一级分类  | 二级分类     | 数量(个) | 比例(%) |
|-------|----------|-------|-------|
| 休闲观光类 | 历史遗迹     | 28    | 5     |
|       | 自然综合景区   | 97    | 18    |
|       | 休闲度假区    | 47    | 9     |
|       | 休闲农庄     | 154   | 29    |
|       | 小计       | 326   | 61    |
| 农事体验类 | 生态体验园    | 36    | 7     |
|       | 采摘园      | 39    | 7     |
|       | 农家乐      | 48    | 9     |
|       | 小计       | 123   | 23    |
| 农业科技类 | 科技产业园    | 14    | 3     |
|       | 休闲(家庭)农场 | 17    | 3     |
|       | 小计       | 31    | 6     |
| 特色村镇类 | 现代农业示范村  | 14    | 3     |
|       | 历史古村镇    | 12    | 2     |
|       | 小计       | 26    | 5     |
| 乡村文化类 | 民俗文化馆    | 22    | 4     |
|       | 农业文化博览园  | 6     | 1     |
|       | 小计       | 28    | 5     |
| 总计    |          | 534   | 1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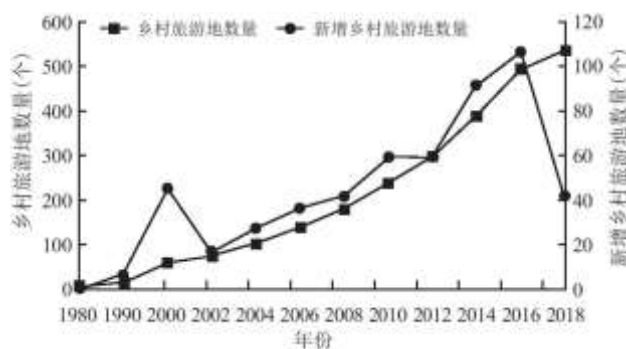


图 2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开发时序图

(1) 起步发展时期(1980~2000 年):

该时期以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会议旅游为主,这一阶段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认可度较低,乡村旅游地建设缓慢,数量较少。

(2) 快速发展时期(2000~2008 年):

该时期乡村旅游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在市场驱动下,城郊乡村旅游地快速发展。

(3) 蓬勃发展时期(2008~2016 年):

该时期国家关于推进旅游业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相继出台,且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需求日益旺盛,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动下,城郊乡村旅游地迅猛增加。

(4) 稳定发展时期(2016~2018 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截止 2016 年,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达到了 493 处,已形成较大规模,城郊乡村旅游地趋于饱和,从 2016 年开始,新增旅游地数量开始减少,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 3.2 极化分布趋势逐步显现,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变化

本文分别截取 4 个发展时期的节点年份(2000、2008、2016 和 2018 年),计算不同时期的最邻近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这四个时期节点年份的测算结果均小于 1,表明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始终呈现凝聚型分布特点。且从 2000~2018 年最邻近指数值逐步递减,说明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分布的集聚性在逐步增强。

表 2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性分析

| 年份    | 2000 年    | 2008 年     | 2016 年     | 2018 年     |
|-------|-----------|------------|------------|------------|
| 最邻近指数 | 0.836825  | 0.570974   | 0.55572    | 0.554796   |
| z 得分  | -2.377383 | -10.950265 | -18.871704 | -19.681609 |

|        |          |       |       |       |
|--------|----------|-------|-------|-------|
| p 值    | 0.017436 | 0     | 0     | 0     |
| 空间分布类型 | 凝聚型      | 显著凝聚型 | 显著凝聚型 | 显著凝聚型 |

以武汉市城郊乡镇级服务区行政边界矢量图为基础生成 Voronoi 图,在已知各个时期武汉市乡村旅游地均为凝聚型分布的前提下,进行冷热点分析,得到不同时期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空间热点分析图(图 3)。由该图可知,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冷热点区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

#### (1) 热点区:

在武汉市乡村旅游发展初期,黄陂、江夏、新洲境内部分区域,自然环境优越,旅游开发较早,在武汉市乡村旅游起步阶段成为旅游发展热点区;在后续发展阶段,黄陂中北部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向其南北扩张,逐步扩大热点区范围;而新洲西北部却在后期发展中一直呈现衰落迹象,热度不断降低,从热点区逐步转为次热点、次冷点和不显著区;江夏西北部的热点区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热度略有降低,由热点区转为次热点区,但在第三和第四发展时期又加速发展,再度成为热点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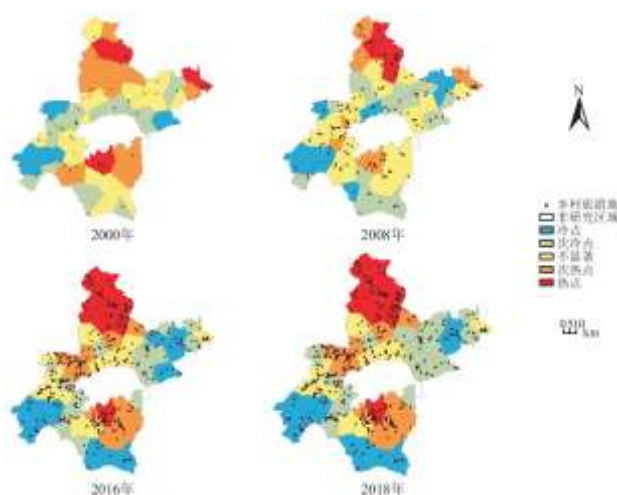


图 3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热点图

#### (2) 次热点区:

东西湖区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前两个时期以冷点和次冷点区为主,但在后两个时期加速发展,目前在其境内已逐步发展出一个规模较大的次热点区;江夏东北部则在旅游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一个次热点区,后该次热点转为不显著,最终再度成为次热点区。

#### (3) 冷点区:

武汉市乡村旅游发展初期,东西湖、蔡甸、汉南和新洲区境内出现明显的旅游发展冷点区,但在后期的发展中,东西湖区的冷点区范围逐步缩小,并逐步转变为次冷点区,甚而转为次热点;而蔡甸、汉南和新洲区境内的冷点区范围则在逐步扩大,另一个位于江夏区南部的次冷点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进而转为明显的冷点区。

### 3.3 已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 区内旅游地密集且类型多样

在空间热点分析的基础上, 对 4 个时期乡村旅游地分布状况进行核密度分析, 结果见图 4, 不同时期的空间凝聚点位置略有不同, 且随着时间推移, 空间集聚逐步增强, 最终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

#### (1) 西北旅游集聚区:

由北部木兰山景区向西北方向延伸, 与刘家山村联合, 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条块状集聚带, 该旅游集聚区是武汉市目前规模最大的乡村旅游集聚区, 其依托黄陂木兰旅游风景区逐步向周围扩张, 从单一的休闲观光型旅游地发展为集五种类型旅游地于一体大型旅游集聚区。

#### (2) 西部旅游集聚区:

由位于东西湖区的柏泉古镇与石榴红村结合而成, 在武汉市西部形成椭圆状旅游集聚带。该旅游集聚区虽形成时间较晚, 但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短时间内已成为武汉市城郊第二大乡村旅游集聚区, 由于起步晚, 5 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该集聚区内同时起步发展, 但总量上仍以休闲观光类旅游地为主。

#### (3) 南部旅游集聚区:

以江夏区的八分山为圆心, 向外辐射在武汉市南部形成团状集聚区。同前两大旅游集聚区相比, 其辐射范围略小, 但各种类型乡村旅游地均分布其中, 形成良好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 3.4 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 四类旅游地呈集聚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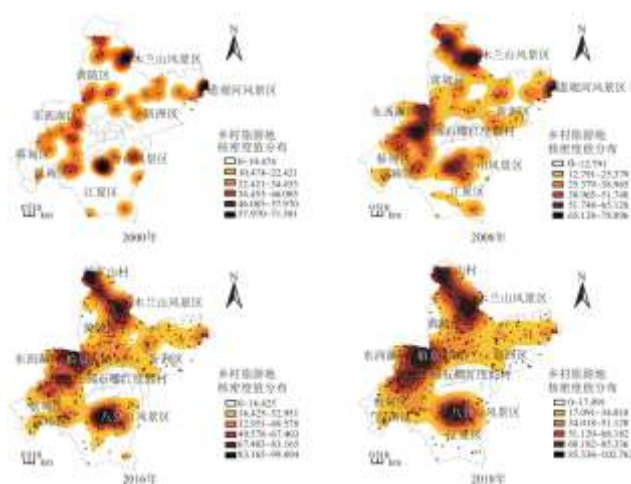


图 4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核密度图

从乡村旅游地的分类来看, 武汉市城郊的乡村旅游地由发展初期的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五种类型, 且发展速度各异, 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增长情况见图 5。休闲观光类旅游地的数量一直居首位, 但增速逐步放缓; 农事体验类增长迅速, 逐步发展成为第二大规模的乡村旅游地; 农业科技、特色村镇和乡村文化三类乡村旅游地则发展规模相当。



由表 3 和图 6 可知,农业科技类旅游地在不同时期的最邻近指数均大于 1,说明其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未形成集聚;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旅游地在不同时期的最邻近指数测算结果均小于 1,且逐步递减,说明这三类旅游地的集聚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强;而乡村文化类旅游地的最邻近指数由大于 1 逐步转变为小于 1,表明其已经从分散逐步走向集聚。对四类已形成集聚的旅游地进一步进行核密度分析,可知:

(1) 休闲观光类旅游地集聚发展趋势显著,并形成多核发展状态:休闲观光类旅游地发展过程中集聚趋势非常显著,发展初期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极核辐射范围有限,中期极核规模和等级逐步增大,部分极核消失,最终形成多核发展状态,在北部和西部形成高密度集聚区,南部形成次级集聚区。

(2) 农事体验类旅游地起步晚,但集聚速度最快,集聚程度最高:农事体验类旅游地起步于 2000 年后,发展初期最邻近指数接近于 1,集聚程度较小,由图 6 可知,集聚点较少且辐射范围极小;2008~2018 年,新增农事体验类乡村旅游地数值较大,最邻近指数迅速降低,集聚程度显著提高,且在五类乡村旅游地中,农事体验类的最邻近指数值最小,仅为 0.561181,表明其在各类乡村旅游地中集聚程度最高。

(3) 特色村镇类旅游地集聚演化趋势不明显,极核辐射范围一直较小:特色村镇类旅游地起步也较晚,2003 年才开始发展,但发展速率较快,特别是 2008 年前后。其在发展的各时段中虽均为凝聚型分布,但最邻近指数值从接近于 1 到略微降低,相较农事体验类和休闲观光类仍偏高,集聚程度一般。如图 6 所示,特色村镇类旅游地虽呈集聚分布,但极核的辐射范围一直较小,影响力有限。

(4) 乡村文化类旅游地由分散分布逐步演化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乡村文化类旅游地起步很早,在各个时期数量均较为稳定,增长较为缓慢,在五类乡村旅游地中比重一直较小。由于数量较少,初期一直呈现为点状分散分布状态,随着数量逐步增加,其空间分布状态也逐渐呈集聚分布,最终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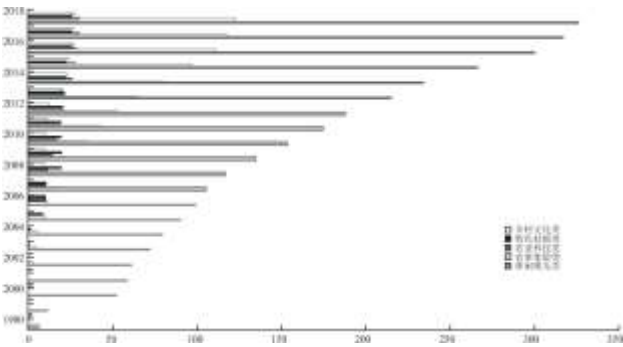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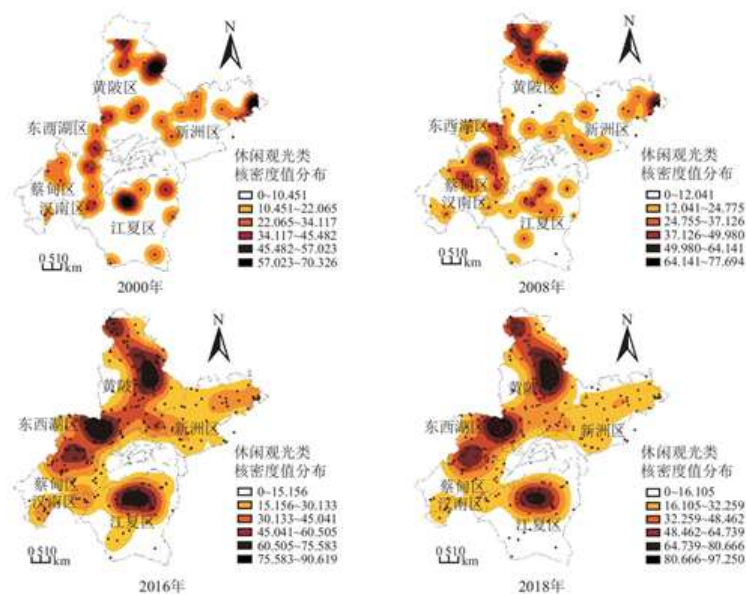


图 5 武汉市城郊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数量增长图

表 3 武汉市城郊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性分析

| 乡村旅游地类型 | 年份   | 最邻近比率    | z 得分       | p 值      | 空间分布类型 |
|---------|------|----------|------------|----------|--------|
| 休闲观光类   | 2000 | 0.800773 | -2.748402  | 0.005989 | 凝聚型    |
|         | 2008 | 0.716236 | -5.871941  | 0        | 凝聚型    |
|         | 2016 | 0.603379 | -13.142188 | 0        | 显著凝聚型  |

|       |      |          |            |          |       |
|-------|------|----------|------------|----------|-------|
|       | 2018 | 0.594032 | -14.022685 | 0        | 显著凝聚型 |
| 农事体验类 | 2000 |          |            |          |       |
|       | 2008 | 0.919317 | -0.672808  | 0.501069 | 凝聚型   |
|       | 2016 | 0.561185 | -8.84452   | 0        | 显著凝聚型 |
|       | 2018 | 0.561181 | -9.310405  | 0        | 显著凝聚型 |
| 农业科技类 | 2000 | 3.29026  | 7.588857   | 0        | 均匀型   |
|       | 2008 | 1.076255 | 0.505346   | 0.613316 | 均匀型   |
|       | 2016 | 1.111229 | 1.145901   | 0.251836 | 均匀型   |
|       | 2018 | 1.056303 | 0.599709   | 0.5487   | 均匀型   |
| 特色村镇类 | 2000 |          |            |          |       |
|       | 2008 | 0.962464 | -0.321141  | 0.748103 | 凝聚型   |
|       | 2016 | 0.712851 | -2.801079  | 0.005093 | 凝聚型   |
|       | 2018 | 0.712851 | -2.801079  | 0.005093 | 凝聚型   |
| 乡村文化类 | 2000 | 3.319034 | 7.684198   | 0        | 均匀型   |
|       | 2008 | 1.290236 | 1.755826   | 0.079118 | 均匀型   |
|       | 2016 | 0.857201 | -1.41951   | 0.15575  | 凝聚型   |
|       | 2018 | 0.819719 | -1.824983  | 0.068004 | 凝聚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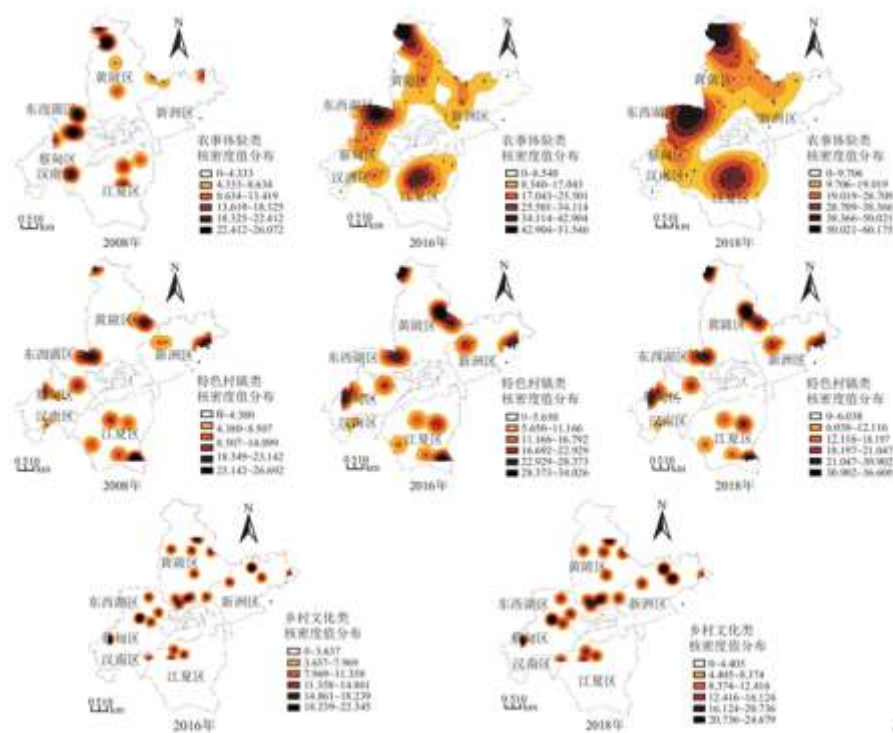


图6 武汉市城郊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核密度图

## 4 影响因素分析

### 4.1 与中心城区距离

城市居民是乡村旅游地的主要客源市场,与中心城区距离远近会对城市居民的出行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布局。对武汉市中心城区进行每 5km 为一个区段的缓冲区分析,结果发现,如图 7 所示,在距离市区 15km 左右范围内乡村旅游地数量随着离市区距离的增加而逐步增加,但距市区 15km 以外,乡村旅游地总体上呈现距离衰减趋势;且休闲观光类和农事体验类旅游地分布变化趋势与乡村旅游地总体分布趋势一致,而农业科技类、特色村镇类和乡村文化类旅游地由于数量较少,空间分布随距离变化不明显。

受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城市居民的旅游行为具有“近域性”和“短程性”特征,因此,近郊区域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当超出城市居民的出行阈值(本文为 15km)时,总体上距离客源市场越远,乡村旅游地数量分布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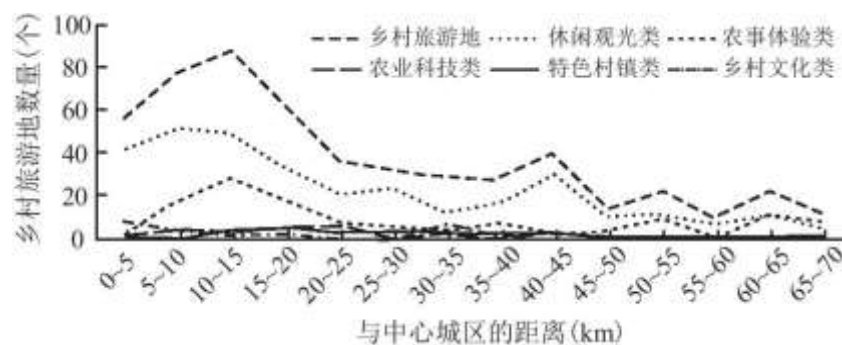


图 7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关系

## 4.2 政策因素

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可以促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对乡村旅游地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上世纪 90 年代国家旅游局颁布《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意见的通知》,全国各地开始重视旅游业发展。本世纪初期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和“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等政策,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镇环境,振兴了乡村经济,部分村庄抓住政策机遇,通过土地流转、村庄改造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进入新台阶。

## 4.3 交通因素

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对于乡村旅游地发展至关重要。对武汉市不同级别的主要交通干线进行缓冲分析得出以下结果:2km 交通干线缓冲区范围内约分布着 74%的乡村旅游地,其中,乡村文化类约占该类型总数的 89.3%、农业科技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87.1%,农事体验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77.2%,休闲观光类旅游地占该类型总数的 70.4%;特色村镇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69.2%。总体来说,交通区位对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中,乡村文化类和农业科技类旅游地受交通区位影响最大,而休闲观光类和特色村镇类旅游地相对较小。

## 4.4 水文因素

水源是聚落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富集区<sup>[29]</sup>。通过对区域内主要水系进行 2km 缓冲区分析,结果显示约 60.7%的乡村旅游地汇集于 2km 缓冲区内,其中,乡村文化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64.3%;休闲观光类旅游地占该类型总数的 62.8%;农业科技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61.3%;农事体验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56.1%;特色村镇类占该类型总数的 46.2%。据此可知,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发展依赖于丰富的水域资源,其中,休闲观光类、农业科技类和乡村文化类受其影响更强,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受其影响相对较弱。

## 4.5 资源禀赋

武汉位于“千湖之省”的湖北,自身富有“江城”的美称,市内河流湖泊众多,是水上公园、赏花垂钓、旅游度假村等休闲观光旅游地的集聚区;其次,山岳自然生态风光作为典型自然旅游资源是部分城郊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基础,由此逐步开发和建立一系列乡村旅游地,如以木兰生态旅游区为依托建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集聚区,主要打造集自然景观游览、乡村风情体验、农家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游产品;武汉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灿烂,依托木兰文化、知音文化、问津文化等,催生出一定数量的文化类乡村旅游地。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基于目前对大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地空间定量研究较为缺乏,以及对乡村旅游地动态演化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以武汉市为实证研究区域,对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进行了类型划分,借助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空间热点分析等方法,对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起步发展、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稳定发展四个明显的发展时段,旅游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现已在武汉市西北、西部和南部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

(2)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从发展初期的休闲观光和乡村文化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乡村文化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速度、规模、极化趋势各异,其中,休闲观光类发展规模最大,集聚发展趋势显著,形成多核发展格局;农事体验类旅游地起步晚,但发展速度最快,且集聚程度最高;特色村镇类旅游地虽呈集聚分布,但极核的辐射范围一直较小,集聚演化趋势并不明显;乡村文化类旅游地由分散分布逐步演化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农业科技类旅游地则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未形成集聚。

(3)距离中心城区距离、相关政策、道路交通条件、水文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等均对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影响,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时空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

## 5.2 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还具有以下理论与实践启示:(1)乡村旅游发展的冷热点区域总是在动态调整中,旅游资源优势将为某些区域赢得先发优势,但如果未能抓住发展机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则在后期的发展中将逐步被市场淘汰;部分乡村旅游发展冷点区未来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区,在其旅游开发过程中应慎重决策,避免重复建设;(2)城郊乡村地理位置独特,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旅游业与农业的结合,旅游业与农业的充分结合不仅会使旅游地类型更多元,还将使乡村旅游地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熊万胜.郊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乡村振兴议题——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57-73.
- [2]DREDGE D.Destination place planning and desig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4):772-791.
- [3]DURYDIWKA M.Tourist func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land.Spatial diversity and changing trends[J].Miscellanea Geographica,2013,17(3):5-11.
- [4]NEPAL S K.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s Nepal's Annapurna reg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7,34(4):855-875.
- [5]LEE S H,CHOI J Y,YOO S H,et al.Evaluating spatial centrality for integrated tourism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 using GIS and network analysis[J].Tourism Management,2013,34:14-24.
- [6]SARRIÓN-GAVILÁN M D,BENÍTEZ-MÁRQUEZ M D,MORA-RANGEL E O.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supply in Andalusia [J].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5,15:29-45.
- [7]吴必虎,黄琢玮,马小萌.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04,24(6):757-763.
- [8]胡美娟,李在军,侯国林,等.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J].经济地理,2015,35(6):202-208.
- [9]杨仲元,卢松.交通发展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7):806-814.
- [10]徐清.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宁波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J].经济地理,2009,29(6):1042-1046.

- 
- [11] 许贤棠, 刘大均, 胡静, 等. 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82-188, 207.
- [12] 王铁, 邵鹏飞.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11): 161-168.
- [13] 乔花芳, 曾菊新, 李伯华.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0, 29(3): 101-105.
- [14] 赵婷, 许文龙. 环城市乡村旅游带空间结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分析[J]. 商业时代, 2011(29): 133-134.
- [15] 李亚娟, 陈田, 王婧, 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4): 162-168.
- [16] 万绪才, 钟静, 张钟方, 等. 大城市居民对城郊乡村旅游地的感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1, 26(6): 144-148.
- [17] 韩非, 蔡建明, 刘军萍. 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驱动力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11): 195-200.
- [18] 何旭, 杨海娟, 王晓雅.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 17 个案例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9): 2330-2345.
- [19] 邓爱民. 武汉市乡村休闲游产品体系深度拓展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0): 66-70.
- [20] 刘大均, 胡静, 陈君子. 武汉市休闲旅游地空间结构及差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34(3): 176-181.
- [21] 余瑞林, 陈慧媛, 陈广平, 等. 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6): 210-217.
- [22] 李钢, 陈未雨, 杨兰, 等. 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3): 407-416.
- [23] 吴必虎, 肖金玉. 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相关性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32(7): 6-11.
- [24] 吴必虎, 俞曦. 旅游规划原理[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 [25] 保继刚. 旅游开发研究: 原理、方法、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6] 王云才, 许春霞, 郭焕成. 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J]. 干旱区地理, 2005, 28(6): 862-868.
- [27] 黄震方, 祝晔, 袁林旺, 等. 休闲旅游资源的内涵、分类与评价——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43-1553.
- [28] 李涛, 陶卓民, 李在军, 等. 基于 GIS 技术的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类型与时空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34(11): 179-

---

184.

[29]王新越, 候娟娟.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6, 36(11):1706-1714.